

，原有的工廠和生產設備還要折舊或淘汰，而使淨投資成爲負數。另一方面，勞動力隨人口增加而增加；同時，戰後結婚增加，所出生人口較多，現在的勞動力增加也較快。因此，發生生產因素之間的不相配合情形，幾年來資本因素沒有增加而勞動因素增加。按照現有生產能量，就無法容納現有失業的勞動力及逐年增加的勞動力，所以失業人數難以降低。假若刺激經濟，提高總合需要以增加生產與就業，則生產能量即將不足而發生瓶頸，而觸發膨脹。此所以，增加投資是克服經濟問題的基本要舉。然而，政府對於促進投資只有採取提高利潤率，創造投資條件，以誘導資金投入生產。姑且不說企業對投資有許多猶疑已如前述，即使從即時起投資意向穩定的提高，到工廠和生產設備之投入生產，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可以想見的。

以上兩點經濟本質的轉變所造成的問題，不僅美國有之，全世界都有。都要耐心加以克服。

美日高層會談後的亞洲局勢

朱少先

一 五年來亞洲局勢的演變

自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五年餘來，亞洲局勢的變化是相當巨大的。一直到現在，依然是一個動盪不安的局面。

我們的鄰國日本，因爲受到「尼克森震撼」的影響，田中內閣竟於同年九月採取了搶先美國承認中共政權的輕率行動。但結果並未如田中所預料，與中共建交會帶來國民的支持與對中共貿易的擴大，從而達到維持長期執政的目的。相反的，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衆院大選與翌年七月的參院選舉，均遭到挫敗並引起黨內的派系紛爭。至十一月又因「金脈醜聞」被逼辭職。三木武夫繼任總理之後，亦未能挽回民心，執政兩年後的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衆院大選中，再告挫敗，若非中立派當選議員及時加入自民黨，幾乎使該黨喪失單獨執政機會。遂使三木亦不得不引咎辭職。

因爲日本已是「經濟大國」，其國民總生產（GNP）僅次於美國與蘇俄，佔世界第三位，在亞洲已有舉足重輕地位，其國內

政情與外交動向，對亞洲國家影響至鉅且大。由於日本罔顧國際信義與中共建交與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亞洲自由國家不僅喪失對日本的信賴，且爲了自保，不得不採取「對內反共，對外親共」政策，紛紛與中共接近；結果使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先後與中共建交，破壞了原有的亞洲反共團結。甚至連一向反共堅定的大韓民國，也對共產集團採取了彈性政策。一九七二年七月與北韓發表「統一和談」共同宣言及一九七三年六月發表「和平統一外交政策總統特別聲明」後，不但未能達成「和平統一」願望，反而引起了其國內思想混亂與政潮起伏，迄今仍無法安定。

在東南亞方面，一九七三年美國依照「巴黎協定」自越南撤軍，不及一年，北越共黨即違反協定猛攻南越，結果導致了一九七五年五月越南三邦的淪入共產鐵幕。

以上一連串亞洲混亂局面的造成，能說不是尼克森對中共政策突變的後遺症？

越、高淪陷之後，東北亞局勢轉緊，因爲中日韓三國是美國西太平洋防衛線上的樞紐地帶，戰略地位遠較東南亞地區重要，當時尼克森已因「水門事件」被逼辭職，福特繼任總統之後不及四個月，即親自到遠東訪問，與日韓兩國領袖會談時，除了強調美國與日韓兩國關係的重要外，並重申履行對亞洲盟國條約義務，美國此舉，對東北亞情勢，無疑有甚大的穩定作用，這也就是此後一兩年來此區域能維持比較平靜局面的原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福田赴美臨危受命，出任日本總理。因當時日本政治情勢已非昔比，福田內閣首要工作在安定內部，徹底改革自民黨，恢復國民對該黨之信心，但就任四個月來，因受黨內反對派及在野政黨阻力甚大，政局迄無法安定。而且現距七月參院選舉僅兩個半月，目前自民黨在參院二五二席中僅一二六席剛够半數；此次將改選六五席，雖然即使改選結果無法超過半數議席尚不致影響自民黨執政，但未來在政務推行上，勢將更有困難。甚至有出現「保守」與「革新」聯合政權可能，屆時對自由世界極爲不利。所以目前亞洲局勢已面臨了轉捩點。

再看對亞洲具有最大影響力的美國情勢，因爲卡特新當選美國總統，在其競選政綱中又明白標示「撤退駐韓美軍」與「推進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兩項政策。雖然它的具體作法並未明示，但此兩項政策，與東北亞安危有密切不可分關係。因此，其發展爲全亞洲人民所注視。尤其是日本，對此更爲關切，故反應亦最爲激烈。

日本既是亞洲大國，而且負有安定亞洲責任，面臨上述重大問題，其焦慮程度自可想見，福田總理一面要安定內部，一面又須與美國協商。據說在今年一月十三日福田與卡特作電話直接會談時，曾鄭重向卡特總統要求，希望卡特在與福田會談並聽取福田對亞洲局勢的意見與對策之前，不要遽急決定美國對亞洲新政策。足見日本是如何重視亞洲的局勢。福田急於在國會正在緊張階段，匆匆趕赴華盛頓與卡特會談，原因似亦在此。

一一 福田卡特會談的重要性

日美兩國關係，在二次大戰期間，完全是敵對的，但大戰結束發展到現在，却成爲最密切的伙伴關係。這種關係的轉變，無疑係由於蘇俄的掘起與中共竊據中國大陸所造成。因爲中華民國被逼退守台澎，亞洲失去了重心。美國爲了維護其在亞洲的利益，爲了亞洲不被赤化，不得不選擇日本作爲它亞洲的一個支持力量。日本就在此種情況下，成長壯大，發展到今天成爲「經濟大國」。但日本受和平憲法的限制，無法建立一個確保國家安全的防衛體制，必須仰賴「日美安保條約」及美國核子傘的保護。因此，日美兩國關係，除防衛方面外，在政治外交上及在經濟貿易上，亦有密切不可分之關係。所以日本保守政府任何一位內閣總理，其就任後第一件大事是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舉行高層會談，交換有關國際重大問題，特別是亞洲問題的意見，求得共同一致看法，作爲日本制定對外政策的重要依據。自岸信介而池田勇人、佐藤榮作、田中角榮到三木武夫歷任總理，除了田中執政初期欲藉搶先與中共建交擺脫美國在外交上羈絆但最後仍不得不以對美爲外交爲中心之外，在國際外交上，日本始終擺脫不了追隨美國的政策。

中南半島情勢逆轉之後，由於東南亞國家對美國信心的動搖，美國對該地區的影響力亦隨之驟降。福特總統爲此，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結束訪問中國大陸之後，特別到印尼及菲律賓停留，與兩國領袖坦誠晤談。七日在返華盛頓途中，又在檀香山夏威夷大學發表演說，宣佈了一項「新太平洋主義」(A New Pacific Doctrine)提出了六點基本原則：

(一)美國的力量是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定與平衡的基礎，美國必須爲安全盡力，沒有安全就沒有和平或進步。美國政策的最高目標是繼續維護亞洲美國盟邦的主權與獨立。

(二)與日本的伙伴關係是美國戰略的支柱。

(三)與北平「關係正常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前提。不過雙方對遠景有不同的看法，由於社會制度、哲學和對世界問題的立場不同，雙方彼此利益上有不同的觀點。

(四)美國繼續保持和東南亞穩定與安全的利益關係，美國與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分担重要的政治和經濟關懷，並與澳洲及紐西蘭保持有價值的聯繫。

(五)亞洲的和平，全靠解決重要的政治衝突，美國準備考慮緩和韓國緊張的建設性途徑，但是繼續反對任何排除韓國討論他們自己未來的任何行動。

(六)亞洲的和平需要一種反映該區域所有人民願望的經濟合作結構。

從前項宣佈極明顯可以看出，美國自認是一個太平洋國家，而且是維護太平洋地區安定與平衡的基礎力量。也將繼續維護亞洲盟邦的主權與獨立，決不會放棄或犧牲任何一個盟邦。不過宣佈中又指出，日本是美國在亞洲戰略支柱。易言之，今後日本在亞洲

將分擔維護該區域的安全與和平的任務。特別對韓國地區安全的維護及對東南亞國家的開發援助，日本必須負起較重大責任。

日本爲了配合美國新亞洲政策，曾不斷從事日韓關係的改善與加強，經過宮澤喜一外相親自訪韓的結果，達成了韓國在軍事上仰賴美國，經濟上仰賴日本支援的協議及建立了「日美韓一體化體制」的防衛構想。

對東南亞方面，三木首相執政當時，曾有意訪問東協五國，並考慮參加去（一九七六）年二月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高層會議，但當時爲「東協」當局所婉拒。惟去年十二月福田赴美繼三木武夫出任總理之後，「東協」態度已有所改變。在今年二月在馬尼拉舉行「東協」五國外長會議時，已原則決定邀請澳洲、紐西蘭、日本三國總理參加本年八月在吉隆坡召開的第二次「東協」高層會議。顯示「東協」對日本已抱有相當期待態度。

由於此一情勢的改變，福田政府也表示積極姿態，除了福田總理準備親自出席東協高層會議外，並決定先由鳩山威一郎外相訪東協各國，作事前協商。

東協五國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廣大的貿易市場，原是日本爭取的目標，過去由於二次大戰中該一地區受日軍蹂躪甚深，戰後日本企業在各地又從事不合理發展，摧殘當地民族資本，尤其是日貨大量傾銷，國民反感甚深。當一九七四年田中總理訪問東南亞時，特別在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地遭到示威抗拒，但一九七五年越南、高棉淪陷後，東協五國對美國信心開始動搖，尤其卡特就任總統後爲使中南半島共產國家擺脫蘇俄影響而積極從事進行與河內政權關係正常化及有意以大量資金援助河內政權第二次五年計劃（一九七六—一九八〇年），東協國家對此頗表不安，因而「對日期待論」迅速抬頭，希望日本能填補東南亞政治的空白。日本對此雖表歡迎，但在對美關係及整個亞洲政策上，日本政府必須與美國取得協調。因此，福田此次與卡特總統華府會談，其政治意義特別重大。

同時對撤退駐韓美軍問題，是直接關係到日本本身安全上的大問題。日本地勢狹長，極難防守，必須支持韓國及在台灣之中華民國的獨立與安全，作爲緩衝地帶，免其本土遭受中共及蘇俄直接威脅。尤其是韓國，與共產北韓僅三十八度線四公里停戰區相隔，二十餘年來因有美軍駐守，使北韓不敢越雷池一步，美軍一旦撤離，甚難保證不會踏一九五〇年發生韓戰的覆轍。但美國撤退駐韓陸上部隊，係卡特總統競選諾言，勢在必行，但何時撤退，具體計劃如何，撤退後的保證等等，均有待兩國領袖進一步商談。

與此相關聯的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也直接影響到日本的安全及整個亞洲均勢的改變。因爲中共一直堅持與美國達成「關係正常化」條件是：（一）撤退駐台美軍及（二）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撤退駐台美軍，根本上沒有問題，但要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則牽涉範圍就非常廣泛。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廢止後中共有無能力進攻台灣或中華民國是否反攻大陸爲另一問題，但至少台灣海峽，隨時有發生軍事衝突可能，一旦戰爭發生必會波及日本與韓國。另一方面，若是美國爲了與中共實施關係正常化而單方面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與美國簽有同樣性質條約的日本與韓國，能否信任美國繼續維持「日美安保條約」與「美韓防衛條約」的效

力，頗有問題。

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場，認為東北亞有今日安定的局面，係靠「日美安保條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美韓防衛條約」來維護，其中任何一個條約遭破壞，其他兩者亦必受到傷害，甚至崩潰。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佐藤總理與尼克森總統華府會談聯合聲明中佐藤特別強調「韓國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部分」，「台灣地區的安全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所謂「韓國條款」與「台灣條款」，就是一個有力的說明。去（一九七六）年春美國參院民主黨領袖曼斯斐德（現已任命為駐日大使）訪問日本時，宮澤外相曾面告曼氏不希望美國與中共關係有遽急變化，其用意亦係警告美國政府，決不能以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來完成與中共關係正常化。

關於「撤退駐韓美軍」及「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兩個問題，都是卡特新政府正在醞釀研擬而尚未定案之時，而此類問題，與日本安全有直接關聯，因此也構成了這次福田與卡特會談的重大課題。

卡特就任總統尚不及四個月，其對外政策，尤其是對亞洲政策，雖然已描出了一個輪廓，但具體計劃，似尚在探索階段，正因為如此，福田在國內問題堆積如山的情況下，急急於三月十九日飛往美國，與卡特總統會談，愈顯得有不平凡的意義。而且事實上，福田與歷任總理以聽取美國總統政策意見為主的方式不同，因目前日本在亞洲地位特殊，其安危繫於美日兩國對亞洲政策的配合，因此福田政府有一套基本構想，必須與美國協調而且獲得支持。除了上述今年一月十三日以電話與卡福會談時已表達了希望卡特對亞洲政策不作遽急決定外，又提前了這次與卡特的華府會談，其重要性自可想見。

三 福田卡特會談的結果

在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中，日本固然重視對美關係，同樣的美國也以日本作為重要的亞洲伙伴。卡特政府成立不久先以電話與福田會談，繼之派副總統蒙岱爾訪問日本，蒙岱爾副總統於一月三十日到達東京，下機後即發表了一項日美合作關係重要性的公開聲明。他強調卡特政府是以與日本密切友好關係作為外交基礎。在同日晚宴中，蒙岱爾再度說明渠此次以卡特特使身份訪日，表示美國重視日美兩國國民友好與兩國政府的密切合作關係並重申美國維持亞洲和平之諾言。三十一日福田與蒙岱爾會談時，雙方就國際經濟動向、朝鮮半島安全保障問題、亞洲政策、核子政策、能源政策等作了廣範圍的意見交換，雖然事後並未發表聯合聲明，但會談氣氛融洽，是一次成功的日美高層會談的預備會議。

從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福田與卡特兩次正式會談，於二十二日下午發表「聯合聲明」後即結束會談。這次會談是以「世界經濟」與「亞洲政策」為重心。雖然「世界經濟」問題和若干其他問題，對整個亞洲局勢都有密切關聯，但本文內

容以討論日美會談後亞洲局勢爲主，爲了篇幅的限制，特別重視兩國對亞洲政策的協議。

福田與卡特會談後所發表的「聯合聲明」共有十項，其中有關亞洲政策的，集中在第五項敘述，它的原文如下：

「總理大臣與總統曾檢討了現下的國際情勢，雙方再度確認，維持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永久和平爲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所必需。

雙方認爲由友好與信賴結合的日美兩國密切協調關係，對亞洲、太平洋地區安定的國際政治結構是不可或缺的意見，完全一致。雙方認爲「日本與美國間相互協力與安全保障條約」對維持遠東和平與安全有極大效果，故堅持該項條約，確信有助兩國長期利益。

總統表明，美國以太平洋國家身份，今後對亞洲、太平洋地區仍抱有極大關心，並再度確認繼續在該地區負起積極的建設性任務。總統並表示，美國將信守安全保障上承諾，在西太平洋保持均勢，且維持軍事的存在。總理大臣對美國上述保證表示歡迎。日本爲了謀求此地區的安定與發展，表示將在包括經濟開發在內的各方面作出進一步的貢獻。

總理大臣與總統已注意到東南亞國家協會的活動，對該協會努力謀求提高其自主性與在該地區的強韌性有極高評價。對該協會努力區域團結與發展，兩國重申將繼續予以協力與援助。

兩者注意到中南半島地區之情勢，就未來東南亞整體言，希望該地區能向和平、安定方面發展。

總理大臣與總統，爲了日本及遠東整體安全，認爲繼續維持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極爲重要。雙方希望繼續努力緩和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之意見完全一致，故強烈希望南北韓間迅速重開談判。總統對於有關美國欲撤退駐韓美國地面部隊，美國將與韓國及日本協議後，將以不損害該半島和平之方式進行。總統重申將繼續信守對韓國防衛上之承諾。」

上項文字，約佔「聯合聲明」的三分之一，足證日美兩國領袖對亞洲問題的重視。綜合上項聲明內容，其要點不外：

(一)「日美安保條約」關繫着整個遠東地區安全，兩國將繼續堅持。

(二)美國是太平洋國家，將繼續在亞太地區積極從事建設性任務，並信守對該地盟國的條約義務。爲了保持西太平洋均勢，美軍仍將留駐該地區。日本則在經濟開發工作上配合美國政策，貢獻其力量。

(三)對由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組成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日美兩國將共同給予協力與援助，進而謀求對中南半島地區的和平與安定。

(四)對緩和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着重在促成南北韓和談之重開。對駐韓美軍撤退問題，在不損害朝鮮和平原則下與日韓協商後實施，但美國對韓國安全，仍將信守條約承諾。

在這次日美會談中，美國一再表示希望日本在國際事務上多負擔任務，爲了提高日本國際上政治地位，能扮演一個更重要角色

，在「聯合聲明」第七項中說：

「總理大臣與總統，認為聯合國在今日世界中負有重要責任，加強聯合國機構，日美兩國應共同協力之意見完全一致。總統表示，日本具有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充分資格，美國將支持日本達到此一目的。總理大臣對總統之發言表示謝意。」

卡特上項建議，實際上是一九七三年尼克森與田中角榮「華府會談」結果的重申，因該次日美會議聯合聲明第十七項中，亦曾言明：「應尋求確保日本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永久代表之途徑」。但增加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必須修改聯合國憲章，過去因蘇俄及中共反對而無法實現。今後能否成功，仍屬疑問，但至少說明卡特總統衷心希望日本在亞洲乃至國際上能發揮最大之政治影響力，分擔美國在亞洲的責任，極為明顯。

關於亞洲最重要的「中國問題」，在「聯合聲明」中一字未提，據日本各大報駐華盛頓特派員報導，卡特總統僅表示將努力改善與中共關係，雙方對中共政策，似未深入討論。據說因為此一問題，關係極為微妙，雙方不願在聯合聲明中提出，以免引起糾紛。

四 福田卡特會談後亞洲局勢

綜合此次福田、卡特「華府會談」有關亞洲問題討論結果，對未來亞洲局勢的發展，無疑將發生深遠的影響。首先我們可以指出，從整個會談的過程及聯合聲明中有關亞洲政策的結論所獲得的印象，美國對亞洲政策，沒有基本上的改變，它不僅沒有退出亞洲的任何跡象，相反的將積極負起建設性的任務，謀求此一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在具體作為上，除了卡特一再保證信守對亞洲盟邦的條約承諾外，原留駐在亞太地區的美軍兵力十三萬一千四百人（內陸軍部隊僅韓國三萬二千人，其餘均為海空軍及後勤人員）中除駐韓陸軍可能視情勢發展逐漸撤離外，仍將在確保該地區安全原則下，繼續留在亞太地區。特別海空軍力，絕不會撤退。對於日本則抱有極大期待，不僅在經濟上盡其最大力量，亦希望在政治上發揮其影響力，以謀求亞洲地區的和平與安定。

至於目前亞洲地區幾項重大問題，自福田、卡特會談後究竟會發生何種影響，容在下面作簡單的析論：

(一) 駐韓美國陸上部隊撤退問題，確為目前對亞洲地區安全與和平的最重大關鍵。因為韓國戰略地位重要，是赤化日本的跳板，是共產集團必爭之地。韓戰停戰以來，北韓處心積慮，隨時準備南侵，依照北韓原定計劃，在一九七五年駐韓美軍撤竣之日，就是北韓進軍南犯之時，此事從一九七三年及七四年在停戰線發現北韓所挖南侵地道可以證明。若非越南三邦淪陷及中共與蘇俄繼續對立，朝鮮半島戰事恐早已爆發。關於撤離駐韓美軍，尼克森曾以十五億美元軍事援助，推進「韓軍現代化五年計劃」，作為代償；原定至一九七五年底可更新韓軍裝備及自設輕武器製造工廠，但此項計劃，迄今仍在繼續進行。在此同時，韓國為了填補美軍撤

離後防衛上空隙。自一九七六年起，又實施「增強防衛力五年計劃」，預計一九八〇年完成「自主支衛」體制。雖然按照韓國計劃，到一九八〇年以後在軍力方面可超過北韓屆時已不愁北韓南侵。不過美軍駐韓，對韓國民心士氣是一項極大鼓舞和對北韓乃至匪俄的鎮懾力量。一旦撤退，後果仍是堪虞。此點美、日、韓當局均甚了解，惟卡特在競選中既已提出撤軍諾言，故在此次日美會談中亦未改變撤軍原則。惟美國已同意與韓國及日本協議後進行，態度已趨緩和，預料不致單獨決定採取行動。此點無疑對穩定朝鮮半島局勢與維護亞洲安全有莫大助益。

(二)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因牽涉到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及中美斷交問題，直接影響到亞洲局勢。如果美國為達到與中共建交而廢止「中美防禦條約」，勢將使美國與日韓間現存防衛條約關係發生動搖。在此次福田訪美之前，自民黨元老政治家岸信介前首相、椎名悅三郎前副總裁、石井光次郎、船田中、前尾繁三郎三位前衆院議長及灘尾弘吉前總務會長等在東京集會，就當前情勢交換意見，會中對中共政策、駐韓美軍撤退問題，熱烈討論，認為維持現狀，符合日本乃至亞洲利益，會後並晉見福田總理，傳達會中決定，要求福田與卡特會談時，提出日方之意見。

日本當局深知「中美防禦條約」不但對日本有益，且與「日美安保條約」、「美韓防衛條約」有連鎖關係，因此一直主張維持現狀，不希望美國與中共關係有遽急變化。衆料在此次日美會談中，福田必已詳陳日本立場，提請卡特慎重考慮。卡特總統一再強調信守對亞洲盟邦條約義務，無疑包括「中美防禦條約」在內。因此，預料以廢除「中美防禦條約」為前提條件的「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至少短期內不致實現。

(三)與此有關聯的日本與中共的「和平友好條約」問題，雖然福田就任以來，曾一再表示在雙方可接受的條件下簽訂，其間參議院議長河野謙三、新自由俱樂部議員田川誠一、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及工商界人士從中奔走，或對福田施壓力要求早日簽約，但雙方因「霸權條款」問題意見對立，自前年東鄉文彥外次與中共「駐日大使」陳楚談判中斷後，僅一九七五年九月宮澤外相與喬冠華「外長」在紐約晤談時，提出了四項原則：(一)反對霸權為普遍性原則，非針對特定之第三國；(二)反對霸權並不意味着日本與中共採取共同行動；(三)反對霸權適用於世界任何地區，不限於亞洲、太平洋地區；(四)反對霸權符合聯合國憲章精神。上項原則自無法為中共所接受。因中共「反霸」主要目的，係針對蘇俄，一旦與日本簽訂是項條約，並將反霸條款納入條約本文，亦即將日本納入反蘇集團。因此日本為了避免與蘇俄為敵，自不願墜入中共陷阱。同時此一問題，與美國對中共政策有密切關係，如果美國對中共態度堅定，不接受其蠱惑實施所謂關係正常化，預料日本與中共和平友好條約問題，也不致盲目簽訂，而影響到日俄關係與亞洲局勢。

(四)開發援助東南亞問題，將是今後日本亞洲政策中的重點工作。也是美國特別寄望日本在此區域內作出更多貢獻，故在此次華府會談中，雙方除了同意共同努力，積極開發援助東南亞國家協會五國外，對已被赤化的越南三邦，亦有列入受援範圍之意向。

卡特政府爲了使中南半島共產國家擺脫蘇俄影響力，有意進行與「越南人民共和國」接近，進行「關係正常化」，並予以經濟援助，最近藉口調查在越戰中失蹤美國人資料，曾派出代表團前往越南、寮國，但實質上係試探進行建交談判；卡特政府此舉，不僅引起東南亞國協五國的不安，且有失去平衡顧慮；因此，美國希望日本未來在東南亞密切配合美國政策，對東南亞「自由」與「共產」兩集團間，從事開發援助。而日本亦極願接受此項任務。

總之，經過這次福田與卡特會談之後，亞洲局勢將出現一個新的局面。日本在這個新局面中，將扮演一個較重要的角色。維持亞洲局勢的安定，是日美兩國的共同目標，而亞洲和平與安全的重心在東北亞地區，日本要確保本身的安全與和平，必須先確保韓國及在臺灣中華民國的安全與和平。「日美安保條約」、「美韓防衛條約」和「中美防禦條約」就是維持這個地區安全的最大保證，任何一個條約，不容受損，否則便會喪失均勢。基於此一基本情勢，維持東北亞現狀不使有遽急的改變，將是日美亞洲政策的共同基礎。

至於東南亞方面，今後日本將在美國支援下，積極展開對東南亞國協五國的經濟援助，謀求該地區的安定與發展。對中南半島共產國家，亦可能試圖推進經濟援助工作，以減低蘇俄乃至中共對該等國家的影響力。一俟五月倫敦第三次先進國首腦會議結束及七月日本參院大選之後，日本便將積極展開其對東南亞外交。

從馬克斯、列寧到毛澤東

——毛澤東思想探源

尹慶耀著

在共產黨徒的心目中，馬克斯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者，列寧是共產主義的實行者，所謂的毛澤東思想，是否就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翻版呢？

本書作者尹慶耀先生，以他清晰平實的筆觸，道出了他的意見：他認為在基本哲學以及最終目的方面，各國共產黨完全一致；但在策略運用以及與此相關的理論闡述方式方面，則可有其不同。尹先生在本書中對毛澤東思想做了一番精湛的探討剖析。

實售每本新台幣二十五元。

國外地區航寄每本美金三元正。

平郵每本美金一元五角。